

长篇历史小说

“大清洋买办”

三部曲之

菊花醉

J U H U A Z U I

古越 羽萱 著

根据本书改编的**张纪中作品**，同名**大型电视连续剧**，已制作完，**即将播出**。

国仇家难，情天恨海，集于主人公胡英于一身。胡英少年得志，英姿勃发，却屡遭磨难，痴心不改。表妹花郁青因他违心而嫁，小尼姑楚儿随他远赴重洋，痴丫环菊湘为他香殒天山，印度女米兰达跟随他亡命天涯……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菊花

J U H U A Z U I

古越 羽萱 ●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菊花醉 / 古越, 羽萱著. --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525-0583-2

I. ①菊… II. ①古… ②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0215号

菊花醉

古越 羽萱 著

责任编辑 姚发国

装帧设计 晨皓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0088

开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张 32.75

字数 500千

版次 2012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25-0583-2/I·296
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/ 001
第二章	/ 034
第三章	/ 078
第四章	/ 101
第五章	/ 135
第六章	/ 162
第七章	/ 194
第八章	/ 231
第九章	/ 257
第十章	/ 300
第十一章	/ 340
第十二章	/ 382
第十三章	/ 421
第十四章	/ 460
后 记	/ 508

第一章 | 壹

午后的阳光，渐渐地明亮起来。

淋漓了许多日子的霏霏细雨，被深秋季节从遥远的北方吹过来的凉风，扫除得无影无踪了。

自从七月初十离开北京启程南下，先是骄阳似火，赤日炎炎，晒得人头昏脑涨，脊背脱皮。接着便是淫雨绵延，秋风乍起，一路上没有几天好光景。

这一切都使胡英心生烦闷，只有每日坐在船舱中，隔了凉窗看看外面的风光俗景。更多的时候，是在舱里与他的老师云飞鸿品茗对局，谈文吟诗。闷了，就吩咐厨师焦大勺子烧几道可口小菜，就着蓝天白云，桨声欸乃，酌将起来。

其实，这艘三桅五舱的商用快船自从出了北通州，沿京杭大运河一路逶迤南来，两岸俱是杨柳垂堤，桃树遍栽，景色实是十分的好看。

陆地虽然烈日当头，河面上却风生水起。坐在船舱里，观岸上行人赶路，看枝头果实累累，倒也不觉有多么烦恼。只是胡英心头有事，腹内焦急，顾不得细品美景，慢赏良辰。而且一入长江，天气又变了。细雨着衣，人初始尚浑然不觉，但不到一时三刻，遍体竟然湿透。这江南秋雨的特色，委实让他开心不起来。

胡英是湖南“天泉”茶庄的少东家，今年腊月二十三才满一十八岁。他表字嘉良，自号醉篱居士，长得七尺开外的身材，朗眉星目，面皮白净。此时的他，上身着一件瑞蚨祥定做的白色带水纹暗印的苏绸襟褂，下身穿一条青色杭缎直筒大裆裤，脚蹬一双内联升的千层底单面直贡呢料子的青布鞋，手上执一柄檀香木二十四折的绢扇，上面有大内如意馆画师许畏的《菊花小品》。

按说，往常这个时候，他是不会在炎热的酷暑里离开北京南下的。他不但要在京城照料茶庄的生意，还因在京城吏部考选司捐了个候补道。按捐班定例，凡已经候补在册者，每年必定要在京城呆上几个月，拜托上司，打点吏员，衙门里先混个人熟脸熟，这样出放实缺的机会就多一些。

胡英家的“天泉”茶庄是湘帮茶商里的老字号，分号遍及“两江两湖”、京、津等地，每年的茶叶销售量占全湖南茶庄的一半。“天泉”不但有自己遍布全

国的茶庄，还拥有数十顷地的茶园及制茶的工厂。胡英自十岁起，就开始陪父亲料理茶庄事务。他跟随父亲跋山涉水，到各个名茶产地问茶，增加历练见识，广交茶友。因此，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在茶行圈里的声名已是很响了。

胡英这样急着赶回湖南安化的老家，是要给他的父亲胡世信六十生辰祝寿。

胡氏家族，是在胡英曾祖父那一代从安徽祁门金字牌村移迁湖南的。祖上就以茶为业，到了父亲胡世信时，家业大兴，成为一代茶商巨贾。可是说来奇怪，胡世信虽财运亨通，偏偏命中少子，一连生了六个女儿，就是不见儿子的面。

太太自感责任重大，出面为胡世信物色了两个身体健硕的细妹儿，要胡世信将她们纳为小妾。太太为此还亲自上了一趟南岳衡山，在七祖道场福严寺许下了泼天心愿：倘若佛祖慈悲大发，给老胡家送来几个猛壮男儿，她就把家业布施一半，盛大香火。

谁知胡世信闻言坚决不从，还直怨太太糊涂。胡世信对太太温语有加：“生死富贵，皆由天定。命中无子，岂可强求？你既然去到南岳，岂不见那半山亭的联语‘遵道而行，但到半途须努力；会心不远，要登绝顶莫辞劳’吗？我还不老，你也正在盛年，只要勤加补养，生下几个崽也未可知。就算实在生不了，我们也可从亲戚处抱养一个伢子，来继承家业。你与我是少年结发的夫妻，十五岁就进了我们老胡家的门，十六岁为我生下了大丫头湘琬。二十年来，你相夫教女，操劳家事，夫妇恩爱，我怎能因一己之私而行此不义之事？纳妾之举，再莫要提了。”

太太为胡世信的一番深情所感，愈加觉得自己罪孽深重，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让胡家断子绝孙的舆论与现实。于是，找先生，请神婆，打卦占卜，对丈夫更是殷勤逢迎。

在接连又生下两个千金之后，太太彻底地绝望了。她在家建起了小佛堂，吃素念经，整日打坐在蒲团之上，口呼佛号，再不肯与胡世信同房。胡世信无奈之下，只好收养了太太的娘家侄儿为子。娘家侄儿当时才三岁零两个月，还没有断奶，因大舅子一连生了七个儿子，没有闺女，就把老小送给了姐姐。

有了儿子，太太的心里有点转暖，虽说不是自己亲生，但娘家侄儿也没有多大的差别。太太的娘家姓宋，侄儿的名字就顺着排行取了个小七。等过继来之后，胡世信的父亲说小七只可作乳名，是胡家子孙，就要按辈分取个大号，因此，就给宋小七取名胡嘉宝。既是照班辈取的字，又有个把这宝贝连住的意思。

这俗世上的事，人是很难预料的。正当一家人把胡嘉宝看作宠物似的娇惯

着抚养时，太太的肚子却争了气。十月辛苦，生下了胡英。意外之喜让胡世倌不能自禁，除了带太太去南岳福严寺还愿之外，所有茶庄的工匠、职员均加薪水一等。

胡世倌中年得子，又是这样千辛万苦而来，便把胡英视作掌上明珠，倍加呵护。从三岁起，就送去随三湘名儒左宗棠学习功课。

胡英幼年多病，胡世倌又遍请武林高手，教他习武健身。十岁开始，就带胡英出外历练，教授经营之法。尽管他对胡嘉宝还是疼爱有加，但内心里，不知不觉已经有了差别。

嘉宝此次也随胡英一同南返。他比胡英大五岁，但个子却矮了一头，而且面皮粗黑，枯瘦如柴。任他大鱼大肉、海味山珍，就是吃不胖养不白，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出苦力跑腿打杂的小厮。不过，他对学业一项，倒还能钻研得进，十一岁进学岳麓书院，十三岁到省城长沙乡试中了一个秀才，全是凭了一身艺业，没有花钱走门子。

他小小年纪，却也明白自己的出身来历，是不能跟弟弟比较的。因此，他就暗下决心，要凭自己的实力，考个举人进士，也好给自己以及姑姑争口气。可是从来人算都拗不过天算，从此以后，胡嘉宝是场场失利，再未能进前一步。他偏又爱钻牛角尖，既不愿跟爹爹学习经商之道，又不愿让家里为他出钱捐个前途。今年春试，文场再次失利，灰心丧气，几天没有吃饭。

胡英到岳麓书院去看望他时，才知道他正与同窗闹气呢。原来，胡嘉宝的书桌是靠屋子中间放的，他的同窗报到晚，就把桌子放在了窗户边，以便取光。胡嘉宝生气地说：“我书桌上的光全部从窗口射来，现在被你遮了，我还读个么子书？”那位同窗问道：“那么，你让我把书桌放在哪里？”

胡嘉宝用手一指屋子角落：“你可以放在那里么。”同窗就照他说的做了。

晚上，胡嘉宝又不耐烦了。他指责同窗道：“平时不用功，偏偏等晚上来聒噪人，还让人睡不睡觉呢？”同窗只好低声默诵。

谁知榜文下来，胡嘉宝名落孙山，同窗却中了举人。胡嘉宝愤怒地捶打着同窗摇摇晃晃的旧竹床，破口大骂：“真是气煞我也！这间屋子的风水，本来该我独有，现在却被你夺走了。”说罢抱头痛哭。同窗劝他道：“我的书桌位置是你指定的，却为何说是我夺了你的风水？”

“正因如此，才被你把风水夺走！”胡嘉宝愈发不能忍耐，恨恨地说。

胡英听了哥哥同窗的解释，哭笑不得。但他与哥哥手足情深，且嘉宝又正

在伤心之际，也不便多说。就劝他放弃功名，随自己到北京，帮助打理茶庄的业务。

胡英说：“哥，你都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莫要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。如今之世，朝廷昏聩，列强环伺。前几年鸦片一战，丧师辱国。文臣都爱钱，武将全怕死。又听说去年广西闹起了长毛军，要建么子太平天国。眼看这世道就要大乱，你还求么子功名嘛？还是随我到北京去吧。爹爹年纪大了，不宜再奔波劳碌，我们兄弟要把这份家业撑起来啊。”就这样，胡嘉宝只好随胡英北上，度过了这大半年。

午时刚过，胡英正在舱内与云飞鸿手谈，胡嘉宝在一旁观局不语。

忽听艄公一声喊：“少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了。”连日来被阴雨搅扰得意兴皆无的胡英，闻听此言浑身一振，眉宇间的阴郁一扫而空。他把眼前的棋子一丢，说道：“我们出去散散心，这几日都把人气得发霉了。今日就在岳阳住下，把老师的事情办喽。明日顺风顺水，两日即可到家。”

他们出得舱来，眼见晴空中现出一轮丽日。秋阳高照，气氛为之一爽。偶见一行大雁朝南飞去，不时变幻着队形。

胡嘉宝顺嘴念出一句：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应引诗情到碧霄。真是太贴切，太绝妙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快船靠了岸，码头上的引船工人早就望见“天泉”茶庄的招旗，把船引到码头边的茶庄专用泊位抛了锚。艄公刚把木板搭好了，胡英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，就着颤颤巍巍的木板走上了岸。云飞鸿也随之上来。胡嘉宝却双腿哆嗦，站在木板上不敢迈步，他对胡英喊道：“英弟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就不上去了。”

胡英回头一看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哥，你搞么子名堂？那么宽的个木板，你都不敢过？你还敢回家娶堂客不成？”

原来，胡嘉宝这次回家还有一件大喜事在等着他哩。胡世信和太太早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，老丈人就是安化城里最大的“安福”酱园的老板吴仁义。吴仁义生了四个儿子，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，名叫翠薇，长得小巧玲珑，着实惹人喜爱。多少富户人家前来求婚，吴仁义都没答应，反而主动托媒婆到胡家提亲。

胡世信本来看不上吴仁义的为人促狭和吝啬，不想应允。还是太太说：“吴家的女伢子聪慧、伶俐。咱们家的小七有点书呆子气，要娶就得娶个这样的堂客，好帮衬着他。”

但是，胡嘉宝却并没有看上吴翠薇。他的意中人竟是他的表姐，比他大三岁的老六胡湘莲，两个人青梅竹马，早就暗许了终身。要不是胡嘉宝恪守着圣人教训，连禁果都偷吃多时了。

胡嘉宝本来就对回家娶堂客有着异心，现在见胡英又来取笑于他，就赌气地说：“我既不上岸，也不回家娶堂客，你们去吧。反正我也知道你要和云先生去干什么，别以为世上只有你们是聪明人，别人都是傻子。”说罢，竟然顾自进舱里去了。

胡英原是怀着逗乐的心情站在岸上看这个呆哥哥如何走上来的，却不料胡嘉宝甩出这么一句话。他闻听脸色一变，与云飞鸿对视了一眼，连跳板也不走，径自腾身一跃，像一只大鸟落在了船头上，引起周围一片喝彩。

他却顾不上搭理别人，一伏身便钻进了船舱。



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，坐落在八百里洞庭湖之滨，岳阳府城之西门。

相传三国时，东吴大将鲁肃曾率兵在此驻守，为操练水兵而修建了阅兵楼。宋朝年间重修，范仲淹为此写了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从此名声大噪。

岳阳楼周围，酒肆茶楼，客栈脚行，鳞次栉比；戏院勾栏，赌房烟馆，比比皆是。街两边跑江湖卖艺的，摆场子耍把戏的，敲糖锣玩猴子的；少胳膊缺腿的武乞丐，拿大菜刀板儿砖往脑门上愣砸的，支起大锅煎炸烧炒各种小吃的；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。虽然太平军已经打进了湖南，占领了不少州县，小道谣传一夕数变，但并没有影响岳阳楼的生意。

当日下午，胡英和云飞鸿以及胡嘉宝三人，在城里茶庄分号用了饭，小憩了片刻，就出门朝西关而来。三个人一路上说着闲话，胡嘉宝不知被胡英用什么手法说动，脸上有了一丝轻松。

不觉间已到岳阳楼下，三人缓步登楼，拾阶而上。胡嘉宝早已在那些楹联前站定，一副屏息静气，虔诚参拜的模样。

胡英见他的呆气又冒上来，本想取笑他几句，一想起午前下船时他的举动，就打消了念头，反而凑上前去，说：“哥，这岳阳楼你又不是第一次来，上面的对联你都能倒背如流了，还看它做啥子嘛？”

胡嘉宝睨了他一眼，训斥道：“你懂个鬼哟！你对那茶叶早就耳熟能详了，

为么子还要日夜钻研？你莫以为只有赚钱才是百看不厌的乐事。”

胡英闻听，看了云飞鸿一眼，吐了吐舌头。云飞鸿淡然一笑，没有说话。他清楚，若论聪明才智，胡英远在胡嘉宝之上。胡英要是肯在功名上下功夫，只怕进士及第早就中上了。

胡嘉宝不再理会他们，顾自吟诵起同乡才子胡林翼的联语：

放不开眼底乾坤，何必登斯楼把酒；
吞得尽胸中云梦，方可对仙人吟诗。

胡英接话说道：“哥，这副联语气魄庞大，饱含哲理，我觉得正像为你而作哩。”

胡嘉宝有点愠怒地追问：“你又搞啥子名堂嘛？”

云飞鸿赶紧打圆场：“二少爷的意思是大少爷的气度胸襟正如联语所述，别无他意。”

胡嘉宝这才哼了一声，继续上楼。

云飞鸿道：“其实要说这岳阳楼的联语，真正值得一品的，还是新近刊刻的李秀峰的一副，那才真叫深沉雄浑，气势充沛呢。”

“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胡嘉宝急忙回转头来，“既然如此美妙，那是非观赏不可的了。”

云飞鸿便把他们带到了楼上，引到那副联语跟前。胡嘉宝急步上前，只见联语写道：

苍茫四顾，俯吴楚剩水残山，古今争战场，只合吹铁笛一声，唤醒沧桑世界；
凭吊千秋，问湖湘骚人词客，后先忧乐事，果谁抱布衣独任，担当日夜乾坤？

胡嘉宝竟自看得呆了，又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，眼中泪水潸潸落下。

胡英见状吓了一跳，他清楚自己的这位傻哥哥又犯病了。凡是多读了几本书的识字人，哪个又不是感觉良好，自认为是栋梁之材呢？只可惜大多都是命乖途蹇，时运不济。不是穷困，就是潦倒。先忧是铁定的了，至于后乐，那就

得看个人的造化，能不能在仕途上扒开一条缝隙，挤进为官的浩荡大军之中。

不过，胡英并不为嘉宝的前景担心，再不济，胡家的产业足够几十口人吃上几百年的。因此，他对胡嘉宝说：“哥，伤情无用，我倒知道还有一副绝妙的好联，是本朝人所撰。尤其是那字也写得好，乃是道光帝时进士何子贞书写。”

云飞鸿也说：“少爷说得是。那何绍基的字的确一扫前人柔靡陈腐之气，令人眼目一新。既到此，却不可错过。”

胡嘉宝这才破涕为笑，转忧为喜，随二人到那副联语跟前。只见联语前围着不少的游客，正在欣赏。

胡嘉宝不由分说，分开众人，挤了进去，惹得众人侧目。他也不管不顾，且自摇头晃脑地吟诵：

一楼何奇？杜少陵五言绝唱，范希文两字关情，滕子京百废俱兴，吕纯阳三过必醉，诗耶？儒耶？吏耶？仙耶？前不见古人，使我怆然涕下；

请君试看：洞庭湖南极潇湘，扬子江南通巫峡，巴陵山西来爽气，岳阳城东道岩疆，渚者！流者！峙者！镇者！此中有真意，问谁领会得来？

胡嘉宝尚未吟完，已唏嘘不能自已。胡英怕他出丑，赶紧扶了出来，径自到了三楼。

在三层阁楼朝南的一间茶室里，胡英早派人定下了一个雅座。三人刚一落座，茶博士就肩搭青巾，手持铜壶，准备过来烹茶。

胡英一摆手：“我们还有一位客人未到，你把菜单呈上，我先点几道。至于茶么，当然是用君山银针了。”

茶博士小心地陪着笑脸，问：“不知公子爷是要黄茶银针呢还是绿茶银针？”

茶博士并不认识胡英，只是从他的年龄相貌以及举止打扮中，猜测他定是富家公子哥儿无疑。开茶馆的，这一点眼力若不具备，那就是瞎子。至于旁边的两位随从，倒无需多看一眼，因为那不过是一个老家院和一个小厮而已。

茶博士有这一问，是有缘故的。原来这洞庭湖中不但有丰富的水产，更有一样名闻世界的好东西，就是岳阳产的茶叶——“君山银针”。

“君山银针”外观独特，茶味醇爽，为中国名茶之一。君山产茶历史悠久，

早在唐代就有文字记载。著名诗僧齐己曾写下诗句来赞美君山茶：

邕湖惟上贡，何以惠平常？
还是诗心苦，堪消蜡面黄。
碾声通一室，烹色带残阳。
若有新春者，西来信勿忘。

“君山银针”的采摘是极为严格的，为防止擦伤芽头和茸毛，盛茶的竹箩内要衬以白布。采摘的日子要选在清明前三天到清明后十天，芽头要长一分到一分五，宽三至四毫，芽蒂长两毫。要求肥壮重实，披满白茸毛。

君山的茶农有九不采之说：雨天不采，有露不采，紫色芽不采，空心芽不采，开口芽不采，风伤芽不采，虫伤芽不采，瘦弱芽不采，过长过短的芽不采。

“君山银针”的珍贵，从大清乾隆四十六年开始，每岁只贡十八斤。每年谷雨前，岳阳知县就派人监督山僧采制。一般的民间，连“君山银针”的模样也见不到，就是茶商巨贾的胡英家，要得一点“君山银针”，也是难乎其难。

岳阳楼是天下名楼，四方游客慕名而来，不乏达官贵人，巨商大贾。经官府特批，准许这楼上的茶室外卖一些。茶博士是见人下菜碟，倘若你衣衫褴褛，满脸寒霜，一副穷酸模样，他是不会给你推荐“君山银针”的。就算给你推荐，你也未必消受得起。要知道，一钱“君山银针”，就要五两银子呢。

胡英对茶博士说：“你既然问黄茶还是绿茶，那么，就请你说说这二者的区别如何？”

胡英有个习惯，一旦与人谈茶，就百事皆忘，任你火烧眉毛，也休想让他动弹分毫。眼下他这股子劲头又上来了，也不管菜单，只要茶博士回答他的问题。

茶博士却也不慌，用青巾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说道：“这位公子爷，您是行家。既然您问到我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这‘君山银针’既有黄茶和绿茶之分，就在加工工艺上有了区别。黄茶类银针在加工时保持了‘岳州黄翎毛’的特色，经过采青、摊晾、初烘、初包、复烘、摊晾、复包、干燥八道程序，历经三昼夜才能完成，其中初包是关键。”

“嗯”，胡英对茶博士的叙述感到满意，他说道，“那初包又有何讲究呢？”

茶博士说：“初包是将经过摊晾、初烘之后的芽坯每两到三斤用双层油纸

包成一包，装入箱中，放置两天两夜，让茶坯自然发酵，茶芽呈黄色并具有黄茶特有的醇香气味。成品‘君山银针’芽色金黄，大小匀齐，肥壮重实，紧密挺满，银毫丰披，香气清纯，乃称茶中上品。”

胡英听得连连点头，面露赞许之色。胡嘉宝则没有兴趣，东张西望，心不在焉。见胡英没完没了的要聊下去，就不耐烦地说：“英弟，咱们是做么子来啦？既不吃饭，又不喝茶，干坐着说个没完，难道咱们家的茶叶你还没研究透彻么？”

茶博士见他言语不逊，就要溜走。胡英却手一摇说：“甭听他的。我们在等几位朋友，你再说说那绿茶银针是怎么回事？”

胡嘉宝实在听不下去，兀自站了起来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还看我的楹联去，也强似听你们无聊的絮语。”

胡英笑道：“悉听尊便。可是，你却不要走远了啊，回头我们还要议事呢。”

胡嘉宝答应一声，独自噤噤噤下楼去了。

茶博士感觉无趣，兴致减了大半，草草地说：“绿茶类银针，只是比黄茶类银针减少了初包闷黄这道程序而已。”而后接着问：“公子爷，您看点什么菜呢？”

胡英本来还想跟他聊聊“君山银针”的泡制技术，见他已经没有兴趣，也就接过菜单，随手点了四凉四热八道菜品。茶博士答应一声，如释重负地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凉菜、热菜陆续上齐，见四道凉菜是：

一碟冬菇藕夹，一碟雪花湘莲，一碟金钩菜心，一碟干煸冬笋；

又见四道热菜是：

一道翠竹粉蒸鲰鱼，一道龙女一斛珠，一道酸辣回头鱼，一道银丝菊花鱼。

胡英对云飞鸿说：“在北方呆得久了，早就想吃家乡的巴陵鱼宴。今日且先过过嘴瘾，待为老爹爹祝寿之日，再大快朵颐吧。”

菜刚刚上齐，客人就已经来到。只见来人身长九尺，面如重枣，一脸风尘，肩上背一包裹，似是远道赶来。他大步踏上楼来，把木头楼梯震得一阵乱晃，惊得楼上吃茶观景的客人都回了头看。大汉也不理会，径直奔到云飞鸿跟前，仆身便拜，口中说道：“师父，想煞徒儿了。”

楼上的客人有听见的，更是惊疑不定，见这位大汉的年龄好像比云飞鸿都大，怎么反倒叫他为师父？

云飞鸿一伸手把大汉拉起来，命他坐了：“霆儿，来，我给你引见你的师弟。胡英，字嘉良，号醉篱居士者。”又转头对胡英道：“这位就是你的师兄，复姓欧阳，双名叫个春霆。”

胡英就要行礼，欧阳春霆趁势拉住，说道：“师弟，不敢当，免礼吧。”

胡英见这位师兄外表刚猛，说话直爽，就十分的喜欢。彼此坐了，正要吩咐茶博士斟茶，才想起胡嘉宝还没回来，就说：“师父，师兄，你们请稍候片刻，我去把哥哥喊回来。”

云飞鸿：“你且去，我们自便。”

胡英刚要下楼，已经听见楼下面一阵扭打声，传来胡嘉宝的高声怒骂：“哪儿来的贼人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岳阳楼上撒野！”

胡英一惊，待要看看嘉宝和什么人争论。又听嘉宝大喊：“英弟，快来救我！”

胡英心里发急，以为哥哥吃了大亏，飞步下得楼来。待到仔细一打量，却不禁哑然失笑。



胡英稳住了神，定睛观看，却是一群满面脏污的小叫花子，扯住了胡嘉宝不肯撒手。

再往胡嘉宝身上看去，只见月白色的苏绸襟褂一只袖子已不知去向，另一只袖子也撕裂半边，在胳膊上吊着。脸上被涂抹得五迷三道，快成了花鼓戏中的小丑。尤其丢人的是，那一条青缎子大裆裤，从裤脚处被撕开一道大口子，把半个屁股蛋都露出来了。

胡嘉宝尚不知晓，兀自在那儿与一帮小鬼头纠缠不休，口中骂个不停。周围一圈子游客顾不上饱览八百里洞庭的秀色，只站在那儿看这活把戏。

胡英分开众人，喝了一声，撕扯的双方才停住了手。胡嘉宝一见胡英，嘴一咧就露出要哭的模样。那群小叫花子一见对方来了援手，呼哨一声，就要作鸟兽散，从人腿缝隙里纷纷朝外就钻。胡英眼疾手快，一猫腰，早已一手一个，抓住了两个看样子是头目的伢崽，也不说话，就拎上楼来。

待来到楼上雅座，把那两个小鬼头往地上一丢，拍了拍双手，缓缓地入了座。云飞鸿与欧阳春霆吃了一惊，忙问：“这是么子回事？”胡英尚未及回答，

茶博士早已闻声到来。他顾不上把手中的君山银针放下，就朝两个小子分别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我把你们两个瞎了眼的臭崽子，谁的饭都敢吃吗？还不赶紧爬起来给几位爷磕头赔罪，饶你们一条狗命！”

胡嘉宝随后也来到楼上，跟着狠狠地踢了两个小鬼一脚，踢得他们哀叫了一声。胡嘉宝大骂：“你们真是有眼无珠，敢惹起我来，今日之事，定然没完。”他嘴里骂着，伸脚又要踢去。

胡英伸手拦住了他：“好啦。你还嫌丢人不够么？你瞧瞧你都变成啥子模样了？”他回头对茶博士说，“这岳阳楼乃是清赏游玩之地，怎么竟然容忍这些小儿前来胡闹？把客人的雅兴都搅了，张扬出去，今后谁还敢来？你们不打算做生意了么？”

茶博士满脸赔笑，殷勤地说：“公子爷有所不知。这岳阳楼中，一向是清静幽雅，绝好的游玩之地。只是数月之前，才从郴州那边逃过来大批灾民，弄得岳阳一带到处都是乞丐流民。咳，这些人也怪可怜的。”

胡英诧异地问：“郴州向来是风调雨顺之地，何来如此大灾？”

茶博士压低了嗓音说：“公子爷难道不知？是闹长毛之灾呀。”

胡英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倒听说长毛打着太平军的旗帜，要推翻朝廷，均田赋，怎么反而把老百姓逼成了灾民，流离失所？”

茶博士见话说得深了，就岔开道：“这就不是小的过问之事了。公子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看这两个鬼崽子如何发落呢？要不，再赏他们几个大嘴巴，叫他们滚蛋？”

胡嘉宝闻听叫了起来：“不能就这样饶了他们。”

茶博士脸色变了，击了自己一掌：“小的该死，谁叫我多嘴来？”

欧阳春霆见状，忍不住说道：“师弟，不是为兄多嘴，过问你们的家事。我这人是直性子，容不得半点拐弯心思。这两个小鬼头肯定是饥饿难耐，才与你这小厮纠缠起来。既然这位小厮兄弟的衣服受损，就由我来代这两个小鬼头赔偿了吧。”他说着就要去怀中取银子出来。

胡英尚未答话，胡嘉宝早已生了气。他不认识这位满面虬髯的大汉，见他一口一个小厮，显见是把他当作了下人。就跳起来，用手指着欧阳春霆：“你这个人，莫要胡说八道。我与你素昧平生，为何羞辱于我？什么小厮大厮，难道我面黑身瘦，就活该是下等人么？以貌取人者，非君子也！我羞与你这等人同席而坐。”说完，不待欧阳解释，昂首挺胸地下楼去了，也全然不顾及弟弟和

云先生的面子，更不去想自己那如裙当风的破烂衣衫与满面脏污的头脸如何示人。

事起突然，欧阳春霆顿觉无趣，便站起身来，对胡英打了一揖：“没有想到师弟的小厮，都有如此大的脾气，为兄得罪了。”又对云飞鸿说，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把我招来，有啥子事交代？要有得啥要紧事体，徒儿就此别过，投军去了。”

云飞鸿一直没有说话，见欧阳春霆如此神情，知道他误会了胡嘉宝，就轻声一笑，摆了摆手：“你且坐下。”又向那两个一直在地下趴着的小叫花子说，“你们也起来吧。博士，你带他们去把脸洗了，再带他们回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茶博士答应一声，把两个小鬼领走了。

云飞鸿这才对欧阳春霆讲明：“你可知道刚才那小厮为何如此动怒吗？”

欧阳春霆心中尚未舒畅，便说：“富人的小厮嘛，哪能有得脾气呢。”

云飞鸿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误会得深了。他哪里是啥子小厮。他是你师弟的亲哥哥，安化有名的秀才胡嘉宝。”

欧阳春霆闻言呆了，愣怔了半晌，离席就拜：“师弟，请谅为兄有眼无珠，把人得罪透彻了。哥哥是个粗人，你切莫要生我的气，我这里先给你赔罪。”

胡英急忙把他搀起，同时还了一礼：“师兄且请安坐。俗话说，不知者不为罪。何况师兄又说得句句在理，何罪之有？我哥哥书读得多了，有点不同常人行事，你莫要放在心上。回头到家里，我替你与他说开，也便罢了。”

欧阳春霆听他如此说，反倒不好意思起来：“师弟，为兄言语粗鲁，有冲撞处，千万莫怪。”

胡英一摆手：“师兄，再不要怪罪自己了。同门师兄，与手足何异？今后还多有仰仗处，有得推辞哟。来，看看菜都凉了，我们今日师徒兴会，且痛饮一番。”

欧阳春霆被他说得心里发热，一股豪气泛上心头，拿起酒壶，就把酒杯斟满，带头举起：“师父，徒儿先敬你一杯。”说罢，仰头就要喝下。

云飞鸿举手一摇，道：“且慢，为师有话要说。”他说着朝外面扫视了一眼，压低了声音说，“知道我今日把你招来，所为何事么？”

欧阳春霆摇了摇头：“师父，徒儿不知。”

云飞鸿脸色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为师有一件事情，一直瞒着你。但这一路

之上，我已经与你师弟说知。为师本不姓云，也不是湖南人氏。我姓曾，原籍广东，曾与太平军的天王洪秀全有同窗之谊。只因县官索粮逼死了我的父亲，我一怒之下杀了狗官，烧了衙门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寄身江湖。现在洪秀全举起义旗，要推翻清妖，恢复汉家河山。铁血男儿，岂能袖手旁观？春霆，自从那年为师把你从死人堆里捡出来，教给你一身功夫，去年又命你投奔广西，就是要你替为师报仇。不是报为师一家一户的私仇，而是替天下被满人蹂躏的穷苦人报仇。”

欧阳春霆听得目瞪口呆，半天竟说不出话来。云飞鸿继续说道：“这次把你招来，就是要干一件大事。太平军眼下已如燎原的烈火，烧遍了半壁河山。我在北京的日子，也已经联络了许多帮会弟兄，只等天王打下江宁，定都南京后，派一支偏师北上，就可把火烧到皇宫，清妖的日子不多了。洪天王命我回来在岳州一带联络人马，举起义旗，因朝廷已经派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来了。听说这个人满肚子学问，门生不少，可是打仗未必在行。但三湘子弟，不可轻视，更不可为敌人所用。我打算定在胡英父亲祝寿的日子，在岳阳先搞起。”

欧阳春霆疑惑地问：“师父，你是讲我们两个人要造反？”

云飞鸿说：“哪是我们两个。洪天王已经命太平军的一部前来接应我们，这岳州府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，今天就要与他见面。”

欧阳春霆看看胡英：“师弟的家业不小，我们造反，不是把他家就连累了吗？”

云飞鸿一笑道：“到底是我的徒儿，心地善良啊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们起事，不用你师弟参加。他还做他的茶叶买卖，只是他已经答应暗中接济我们一万两银子。”

欧阳春霆迟疑了半晌：“师父，有一件事情，徒儿不敢讲。”

云飞鸿诧异地扫了他一眼：“你一向是竹筒倒豆子的性格，啥时候变得像妇人似的？有话就快说。”

欧阳春霆回答：“我接到你的信时，正准备从太平军里逃出来。”

云飞鸿睁大了眼睛，不相信似地看着徒弟。欧阳春霆说：“真的。徒儿咋敢骗你。”

胡英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师兄，那你为何要逃了出来？”

欧阳春霆便有些愤怒：“么子太平军，简直比清军还糟糕。我原先也以为他们是替穷人打天下的，才遵师命跑去投奔。哪知道去了一看，弟兄们敢拼敢